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筆記之五

生死观：在俄罗斯轮盘下的生死公平

病人的身体里，我的身体里，世界上所有人的身体里，全都埋著同样的计时炸弹。炸弹会不会引爆，甚么时候引爆，说到底只是运气问题。

Muk Lam | 2017-09-30



香港一间医院的ICU的走廊，一名护士离开中。摄：陈焯輝/端传媒

虽然生苦之深重令人叹气，但想及生苦病苦毕竟是公平的，则天地不仁也变得较令人安慰。唯一仍令我无法自抑地伤感的，是那些比我年轻的重症病人。

我在寻找那位主诊医生巡房时提及的病人。我一边思考那位病人的特征，一边走进其中一间病房隔间，看到医生正在帮另一位病人剪胸腔引流管。

我认得那位年轻的病人。

他已住了好一段日子，虽然癌病已扩散至脑部，神智却非常清楚，不时因痛楚难耐而呻吟，好一点的时候则安静地躺在床上玩iPad。现在他安静地平躺床上，让医生在他身上舖上消过毒的布幔，常用的iPad放在床尾桌上，用三角架立了起来，播放著一首英文歌。男歌手沙哑的声音唱出一种怀念之情，不是伤感，只是单纯的缅怀，让我想起最近一款苹果酒的广告：青草、河畔、野餐、苹果酒，加上泛黄的回忆滤镜。都是过去的事了。

遇见末期癌症病患、自体免疫病患者，或者运动神经元病者时，大概很多医护人员都得在处理病人的同时，处理自己的Hard feelings吧？

我们都站在俄罗斯轮盘下，谁“中奖”只是机率与早晚的问题。

关于这点，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我在病房两年，见过的病人中，大概有不少已离世，反过来说，也有不少在世。在这两年中，和平的国度发生空难、恐怖袭击、爆炸、无数的车祸；战争地区更不用提。无数健康的活蹦乱跳的、之前还在同情别人的人意外死了，而被同情的人则继续活下去。现在我健健康康地在病房行走，说不定明天已因意外离世。这是生死公平的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是，疾病远比我们想像中公平。血癌或淋巴癌并不会考虑你的年龄或者家族病史，来了便是来了。某程度上更恐怖的自体免疫病呢？在两性之间，它对女性比较不公平，除此之外许多自体免疫病人都没有可辨识的风险特征。

病人的身体里，我的身体里，世界上所有人的身体里，全都埋著同样的计时炸弹。炸弹会不会引爆，甚么时候引爆，说到底只是运气问题。我们都站在俄罗斯轮盘下，谁“中奖”只是机率与早晚的问题，看来好健康的一个人，说不定离缠绵病榻的日子并不远。

虽然生苦之深重令人叹气，但想及生苦病苦毕竟是公平的，则就算天地不仁也变得较令人安慰。唯一仍令我无法自抑地伤感的，是那些比我年轻的重症病人。

即使在这些年，学会了这些心理调适，但一个寻常不过的剪胸腔引流管程序，加上一首怀念旧日的背景音乐，仍然远比我想像中煽情。我在踏进房门的一刻，已确信自己是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他者；起码在这首歌还在响起的时限内，这个地方应该留给这首歌，以及这首歌在病人胸间敲响的、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大概不是苹果酒广告青草和河畔的记忆，毕竟这位病人有好一段日子没离开过医院了。

我转身离开隔间，回到走廊边的柜子上拿书包，顺便与睡在走廊上加床的年轻病人闲聊：“你是什么事进来医院的呀？”病人哈哈一笑：“什么事？很多事呀！我全身病痛！”

我的视线从书包转回下半身盖著被子的病人，留意到病人被子下的腿呈圆柱状（已被截肢），才发现他就是我要找的末期癌症病患。

（病房笔记之五）

生死观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悊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彖兴：韩流涌入，“菁英监”vs“草根监”冯沟愈采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我站在人生列车的终点站，看人来人往

从急诊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轰轰烈烈，多少迥异的人生轨迹，到了这里皆殊途同归。就为了等家人告诉我，“是的，顺其自然吧”。

生死观：他的混沌，她的哭声，我难以回应

我在这边默默缝合他的伤口，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她哭得很用力，她指控没良心的家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结果我甚么也没说。

生死观：他们按紧了她那拔喉的手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病人几乎没法选择自己的生死，何谈值不值得？

生死观：她离开了，带著我们的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明明我们如此努力，找出最隐秘的线索，拼出那么自洽的理论，最终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